

鄭秉仁訪問

日期： 2010 年 3 月 4 日

地點： 澳門培正中學

受訪者：鄭秉仁先生 (鄭)

訪問者：陳嘉欣小姐(陳)、劉思詠小姐(劉)、何偉傑博士(何)

陳： 知道鄭校長是廣州培正畢業的，想知道你小學、幼稚園是就讀哪一所學校？

鄭： 我介紹一個老培正給大家認識，在培正三十週年紀念的時候，在廣州有一個大巡行，大家可計算時間正是民國初期，它是培正學校黃啓明故校長把培正遷到東山之後的三十周年一個盛大的典禮。有一個大巡行，大巡行是由東山一路進入市區再回到東山，它的我敢說是很陣容鼎盛，因為當時有馬隊，所謂馬隊也不過是幾隻馬、有童軍、陸軍團，這些相信都是各位在廣州培正都會提到的。它又有單車隊，還有幾輛自由車隊，甚麼叫自由車？由於民國初期講究自由，現時是稱汽車，但當時它稱自由車，或砵砵車。因為它的前面有響號，用手按，會發出砵砵的聲音。在這幾款車中，就有一位兩廣浸信和會……因為什麼也講究共和，故稱和會，現時香港就稱聯會。裡面有一個勸學部的董事，帶著他一位四歲的兒子在自由車上，當時拿著一支五色旗，紅、黃、藍、白、黑，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支旗，五色旗用金字刻著「培英」，然後由這位小朋友揮旗。後來小朋友長大，到東山入讀培正女校。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是女校。因為當時有間學校培道，比培正早一年，在 1888 年建校，我們培正 1889。它由美南差會創立但培正是由華人創立，到目前我們也沒接受過外國人一分錢，我曾經不知道在哪兒見過一個錯的說法，就好像是北京的律師打官司，說培正是由美國教會創立的，這是錯的，我大膽說一句，這是絕對錯的，因為我生活在培正，我們到今天為止，沒有受過鬼佬一分錢，我這老頭子說話，我負責。這位小朋友便由小一一直讀到高中畢業，之後黃啓明故校長，因為由於見他曾於學校做「啲打佬」，黃故校長便請他繼續在學校教音樂，同時給予他獎學金，到嶺南繼續學業。這位四歲的小朋友，一直生活在這裡，從此他的兒子、孫子，可以說是四代也是就讀培正，而這位人士，正是我。

劉： 鄭校長四歲開始就已在培正就讀？

鄭： 對，因為當時我還未入學，而培正未有幼稚園，在東山只有一間培靈幼稚園。剛才提到的培正女校是收男女生的，學制是四年的，稱蒙學。有培道蒙學，即現時的東山培正小學。故這位小朋友要在培正女校入讀小一。由

於培正和培道也是屬浸信會的，於是雙方協議，培道是女校，到現在也是，女生就讀培正女校，而培道蒙學交予培正，故當時稱培正初小，由小一到小四，因為蒙學是四年制，就是培正初小，即現在的廣州東山培正小學，而培正女校校舍也被不知哪個單位拿去了，就在廟前東街。當時是這樣的，因為培道蒙學屬美南差會，一般現在稱西差會，現在香港也好像是這樣稱呼，因為美南差會兩個也有。於是把這校址，讓予培正辦初小初小。但業權仍屬美南差會，一年一個銀錢租金，當時就是這樣。

劉： 即鄭校長是先入培靈幼稚園？

鄭： 不，我當時不是培靈幼稚園，我是在另外一間，叫淑正幼稚園，是另一個教會的，我不是培正的幼稚園。我是小一才是培正初小的。

陳： 即是至讀完幼稚園之後就去了當時的培道蒙學？

鄭： 當時已改名為培正初小，已經改了，所以我沒讀過培道一直由小一到高三。

陳： 你還記得整個東山，在培正附近有什麼學校？

劉： 因為我知道培道就在培正隔壁。

鄭： 培道比培正還要早一年。

劉： 是比培正早一年搬到東山？

鄭： 不，它就在東山創立的。因為當時可以說是外國人來華傳基督教，浸信會就在東山發展。當時有一間叫神道學校，在東山的，由美南西差會設立的，在山上，大家如果要再去，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以前叫神道學校。另一間叫培賢學校，是給上年紀的婦女就讀的，所以叫「賢」，另有一間慕光，是予失明人士的。還有一間，我應該說說，剛才我說我讀的培正女校，只是小學，由小一到小六，學制已是蒙學，我一會再補充當時培正的一條龍。培正女校以前叫培坤學校，乾是男、坤是女，故專給女孩子讀的，當時我先父是當時校董之一，後來把培坤轉成培正，叫培正女校。

劉： 你先父是培坤的校董？

鄭： 對，後來是兩廣浸信和會勸學部的董事，即是後來的培正校董。

陳：先父也是培正的校友？

鄭：不，他在美國。當時培正還未成立，他美國加州讀牙醫……不提這些了，說回培正的……他曾跟過孫中山，但是我先父有一個很特別的……「全世界最骯髒的有兩樣事情，一樣就是溝渠，一樣就是政治。全世界最臭的兩樣事，一樣是糞門，一樣就是政治家的口。」所以他就沒有……

劉：所以他叫你不要碰政治……

鄭：那是題外話了，說回培坤。培坤原本是一間破廟，後來由兩廣浸信和會辦成培正女校，實際就是小學。中學有培道，是一早議好的。因為怕培正也一起辦，造成搶學生的情況。所以把蒙學給培正辦初小，大概就是這樣。

陳：你入讀東山培正後，還記得當時的建築嗎？我聽說過有名的白課堂、美洲樓等等，當時又有什麼建築？

鄭：我是入讀培正後才到東山住的，培正有一句校歌「校址三遷擇地良 適中都會和村鄉」就提到培正在市內三遷，三者多也，即搬了又搬，結果擇地良，「適中都會和村鄉」指東山。當時東山，即培正的校址，東山該處的地勢較高，現時的廣州培正也是，而且是斜路落的，當時的人稱亂葬崗，是墳場。培正剛搬到時，我小學就在初小，高小才入讀……這裡應該這樣說，培正是六三三制，六年小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培正把四年……因為蒙學叫初小，五六年級叫高小，大概在香港培正也會聽聞過的。它初期小學不是六年一貫的，是四年初小，兩年高小，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是六三三。這學制當時配合黃啓明故校長……他稱得上是一位教育家，有關黃啓明的歷史你也知道，他的歷史我不多提了。他把中國的蒙學，與美國的學制組合……即四年 primary school、四年 middle-school、四年 high school，十二年學制，但美國是斷龍式的，但黃啓明故校長是杜威的門生，即 Columbia university 哥倫比亞大學一個世界知名的教育家。莫校長正是他的得意門生，他把中國學制和美國的混合，所以有四年初小，兩年高小，三年初中、三年高中這個學制。這學制至香港也是，由六改三、三改七，現時又改成六三三。我不敢說這與培正有關，但這學制是適合中國人的。個人敢在各位教育家面前說，這學制很好，六是打好基礎，三就像大人是旅行一樣，走馬看花，在初中先看一看，第二個三年才走進去，發現這原來是家長室呀、那裏又怎樣等。這是在培正時，經歷這過程的感受，班門弄斧了。

陳：鄭校長提過你是銀樂隊的成員，你是玩什麼樂器的？有沒有參加過其他課

外活動？

鄭：我玩樂器是小孩子的是興趣。我最愛的是 Flute 長笛和 Clarinet 單簧管。後來有 trumpet.....都是這些。因為我的老師何安東，他在外面又有很多活動、樂隊，又帶過我參加過一隊樂團，當時中國的音樂水平很低，不如現在，現在你的鋼琴一定很厲害吧？當時沒現在的水平，我叫「啲打佬」在學生時代是銀樂隊隊長。香港培正 1933 年創立時，校長曾拉我們由廣州來為他們奠基。

陳：即當時你們當時讀書時也有聽聞到香港會開設分校？

鄭：不止聽說，在 1933 年，我還是高二時，是「啲打佬」，黃校長曾因香港創校奠基，請我們整隊廣州的同學到校「吹啲打」。

劉：情況盛大嗎？除了銀樂隊還有什麼人由廣州去到香港？

鄭：當時是由廣州的人派到香港培正，我要先加插一些可能香港培正人也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知道。當時培正由廣州發展到香港，當時的名字想叫香港培正小學，只有小學。但是教育署不接受立案，原因是在鵝頸橋早有一間培正學校，先註冊。是與我們廣州培正無關的。所以培正來香港，不是叫香港培正，故當時只能稱為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香港分校。

劉：純粹是因為有學校早一步註冊？

鄭：對，但後來那間培正學校已消失。你看當時香港培正的校史上，也是用「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香港分校」。同時，培正人是稱紅藍兒女，因為紅藍是培正校色。在三十週年紀念時，培正仍未有這校徽，故巡行時要揚旗的，用甚麼旗？它是臨時而成，藍底紅字的，紅便是培正學校，藍就是旗的底色。所以有首校旗歌是「紅藍色旗常高飛起 因培正學校永不死」「Ray Ray 我 Pui Ching, Pui Ching」不是「我」是「for」「Ray Ray for Pui Ching Pui Ching」很多都唱錯。為什麼正學校是不死呢，因為清朝時是無國旗的，只是一支龍，便當是國旗；清朝又沒有國歌，曾有人說過……這不能當是歷史……是李鴻章出國，擔著龍旗，到唱歌的時候才驚覺中國沒有國歌，而當時又有首歌叫水仙花就是「一朵一朵水仙花.....」，便將它當成國歌。龍旗成國旗，至五色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到現在中國的五星紅旗。但培正的「紅藍色旗上高飛起」指國家如何改變，培正也是不死。

劉：剛才提到香港開分校時有廣州學校的銀樂隊，另外還有什麼？

鄭：所有學校的高層人員，當時是麥會華先生，是我中學時的監學，即培正的訓導主任，他調到到香港當分校主任，並聘請廣州的人也調過去。我在這就想講講對於香港培正的印象。我沒有服務過香港培正，我當時到達香港時的印象是這樣的：前面就是窩打老道，窩打老道是一條大水渠，是由上面浸會醫院流下來的一條很大的坑，有一個石壘，山水就由這邊流到去油麻地。培正旁邊那裡就是徙置區。何文田山是一邊呢，後面就是叫何文田區對吧？

劉：愛民村？

鄭：對了，就是愛民村！那裡有一條細渠，它就是現在培正在窩打(老道)小學校門進去的地方，現在已被填平了。所以當下雨時，人們就會發覺有「咕咕」聲出現。原因就是愛民村那條山水渠的水，一直流下來到達窩打老道路段那條大渠。還有，初期的香港培正，這是窩打老道，這是培正，培正最初是A，B，C座，原本沒有深入丁中學那裡，小學是這裡的。本來小學的位置，是當時香港浸信會的教會，想在九龍開設的，不過後來讓予培正開辦小學，另外就在尖沙咀開教會。當時培正小學後面就有很多山墳，那裏有個永別亭，即現在香港培正中學那個位置。就如廣州培正一樣，最初進校時都有很多山墳。當時在這裡上課時，這兒有個永別亭，那些人以前在香港出殯不像現在，坐靈車。他們會吹著「啲打」，在永別亭處打齋。所以在這裡上課時，不時會聽到那兒的聲音。初期就是這樣了。後來，有關香港培正會的，就是林子豐校長，他在後面拿到地，又辦中學，然後發展香港培正。但是有一處我可以大膽說一句，我很傷心的就是，香港培正的斷龍，小學，中學。你們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吧？

劉：知道，知道。

鄭：有一次我很大膽，在香港幾位領導之下，大膽說出，我們培正只餘下澳門培正和台山培正是一條龍，其他都是斷龍。得罪了香港的校董會主席……不過也不重要，我只是清心直說，現在三司會審……

何：不、不、不！

鄭：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不說你才要罰我呀。

陳：其實鄭校長說得很精彩，我們聽到很多在香港培正也聽不到的故事。

鄭： 他們還未出生啊。

陳： 鄭校長其實也提到很多當時讀書、教書，其實會否和香港培正有聯繫，如活動之類的？

鄭： 我沒在香港培正服務過，不過我就和他們的領導員有聯繫因為李孟標校長是我的老師，小學時他教我英文；林子豐校長是先父的老朋友，他們雖然都不是培正的學生，不過因為關會的關係，也是認識的。林英豪校長同我同上一同落，就是與我同年當校長，同年退休的，他是彭社的，彭社這一班是我教過的，故他還問我記不記得當時由我教他音樂，是「豆豉上樓梯」就那些五線譜呀！我當時就用這個方法教他們，他還在提這件事。我在美國的小兒也是培正的，葉錦添帶幾位學生到美國，我的兒子也特地為他們租車讓他們四處遊歷。人脈方面，大家都願意給我面子。

陳： 校長也提到你參加銀樂隊，黃啓明校長保送你到嶺南大學讀書，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是否培正一直也有這樣的傳統？會保送優秀的學生到其他學校讀書？

鄭： 對。培正那些成績較好的，不一定是 straight A，即是……培正這位黃故校長正有這好處……例如你在學校中文好，它就會幫助你在大學拿獎學金，另外你有經濟困難的話，它會讓你回學校兼課。當時我記憶中有幾位，一位是韓一英不知有沒有教過你？

馮： 沒有，不過經常聽到校裏的老師提及。

鄭： 他的中文很好的，又被學校保送到大學，又讓他回來任教。一位何崇柏同學，他比我高一級，他的數學很好，又給他獎學金，也讓他回來任教。我便是音樂，由於學生時代是隊長，於是又讓我回來教音樂。籍以培養……

劉： 優秀的學生。

鄭： 我不敢說是優秀……現在也是的，不過我不知道香港培正現在是否也一樣。澳門培正就有很多有學生有經濟困難，我也給予助學金的情況。比方，現時新份証局長黎英傑一直拿獎學金……這是我們培正對「培後進兮其素志」，我們的校歌。

陳： 昨天都聽高校長提到，現時澳門培正見到一些成績優秀的學生，也很鼓勵他們師範畢業後，繼續回來任教，讓培正的傳統相傳下去。

鄭：所以我說他的名改得很好，「go 敢 fight」。

陳：入讀嶺南大學後，黃校長又鼓勵你回到培正，38年時你就跟黃校長來到澳門培正。為主黃校長會選你來到澳門？當時澳門創立培正的情況又如何？

鄭：我覺得澳門培正，在培正的校史來說，我們有一定的價值。價值何在？1937年是八年抗戰開始，日本飛機轟炸廣州。黃故校長就覺得廣州不安全需要搬到鶴山，於是將中學、小學、西關分校移到鶴山，這可說是我們培正校歌中「教育生涯慘淡營」，「慘淡」二字可圈可點，當時黃故校長避日本的濫炸，就搬去鶴山。當中有一點，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提及，搬去時，所有的教職員、學生也是一起搬的。教職員都是四折支薪的，包括黃啓明故校長。另外又怕太多人跟到鶴山無法處理，結果出現了停薪留職的情況。薪水發不出，但你離開的話……即請部分的人自找出路，停薪即不能支薪水，但可把職位停留，當作放假，這就是停薪留職、四折支薪。故當時的教師都是十分苦的。搬到鶴山後，後來日軍在大鵬灣登陸，黃故校長又認為不安全，於是在1938年搬到澳門。租了整個盧家花園。當時教員的薪水也很低，那些教員……當中要加插一些……搬來後一直在捱，至後來認為國內應該也撤軍了，於是在坪石，設培正培道聯合中學，把一些年青的老師……當時我也跟著上坪石。接著坪石又淪陷，桂林也有培聯，那裏又有培正、培道，侵華時，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澳門培正，「培正培正何光榮」澳門培正是何光榮的。

陳：當時為什麼不跟去鶴山，而留在澳門培正？

鄭：我34年入讀嶺南，差一年，我沒跟去那裡，當時鶴山沒開音樂這一科，我就沒有得跟過去。而我想到香港，因為嶺南要在香港大學借讀的，所以以前嶺南醫學院畢業都可以在香港得到醫生牌的，原因是他們都在香港大學借讀，到後來香港淪陷，他們才回到國內。嶺南在韶關仙人廟有文學院，農學院又在坪石，嶺南……就這樣。因為嶺南當時又與中山醫學院合辦，令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都到嶺南去，因此嶺南和香港大學的關係便由是而建立。廣州現時已沒有嶺南，但在抗戰勝利初期，嶺南的學位，是受香港承認的，甚至醫生也可到醫學院考牌。

劉：鄭校長你跟黃校長到澳門創立澳門分校……

鄭：不是！我不敢說是。我到澳門時，即他來澳門的第一年……我想繼續讀書，但經濟不許可，要到廣州大學借讀，但後來嶺南不承認我在廣州大學的學

分，最後由廣州大學頒授學位。於是那天高校長請校董會主席、校監飲茶，我就對他們說，現時培正的校長，又碩士又博士的，我只是個學士生。

陳：當年的學士已經很厲害，數目比現時的博士還少啊！

劉：哪為什麼避戰時，你們會選擇澳門？因為當時培正在香港已有分校、有基礎。當時廣州已有不少同類的教會學校已搬到香港，只是培正去到澳門，鄭校長知道原因嗎？

鄭：因為當時廣州的中、小學、西關分校合併，都先搬到鶴山。因為香港已有培正，那些人有的培正讀了。但在國內未必會到香港，於是選擇搬到鶴山，因為就算搬到香港也容納不下，而且由鶴山到澳門也較容易。當時的校具，如枱椅等都是由船在鶴山由內河運的，另外有些用貨車由陸路出來。如果搬到香港的話，便沒有這樣的條件，我想大概是這樣，因為我不是當時的行政人員，也不太清楚，但這是我所知道的。這些在香港培正哪邊可能不知道，因為他們還未出生。

劉：這方面我們也未了解到。

鄭：他們不是三十後，他們也是五十後的。我說的未必是對的，亦未必完全錯。但我以舊思維來看新事物也未必對，好像我們以前那這樣的？拍照要用東西蓋著，然後說「不要動一、二、三」蓋回，就這樣。我也是個電腦盲。應該像毛伯伯所說，「俱往已」，用潮語就是 out，你們才是 in。「數風流人物還看今宵」中國是靠你們了。

陳：你也想過要到鶴山、澳門、香港，但也沒到過香港？

鄭：沒有呀，我有去香港，但沒有入，因為香港培正仍未有音樂科。還有，我當時還未有資格到香港執教，因為香港不易註冊。

陳：你到澳門時，是如何建立培正的基礎的？

鄭：當時培正搬到盧家花園，包括整個盧家花園，只得現時的行政樓和前面的春草堂、和前方的不知什麼……即現時你們剛走過的公園那邊，公園一入門口的第一座大樓，就是培正的圖書館。

何：校長是指，由今日的盧九花園進去？還是由玻璃門進去？抑或由這邊還是……

鄭：由公園，不是廁所是圖書館，有座拱門，入去後有一座小建築，就是圖書館。

何：該建築物是現存的？

鄭：對。

何：還有開放嗎？

鄭：現時可能沒有開放，我也沒去很久了。春草堂不是由我們完全租下的，因為當時盧廉若的第七位妾侍仍在居住。當時的行政大樓隔壁就是學生宿舍，就在旁邊興建了一些單隅牆作課室，好簡陋，又在池塘邊又搭了一個大柵，隔壁作音樂室、宗教室……現在的宗教室很漂亮，以前是一個棚就在塘邊，另外還有旁邊的亭，現在在公園也見到。在左手邊的亭就是教員的休息室，現時也有的，在塘……其他的教員就是……做教員的住宅，另外又在外邊租很多……如果有陳機榮的書就應該有提到……

何：《抗戰時期的口述歷史》？

鄭：對。那本書有提及，這裏也有提到一部分，但不多，而陳先生則較多訪問我這方面的問題，若要談的話，要談上好幾小時啊！

何：好呀，那我們直接看陳先生的訪問吧。

鄭：它有提到培正如何搬到澳門、分佈南環小學……就在現時匯豐銀行的位置。大廟頂上就是高小，初小就是……另外還有很多其他學生、教員宿舍是租的，在《抗戰時期的口述歷史》有較詳盡的描述。

劉：當時有多少廣州學生跟著來到澳門？

鄭：忘記了，但數目不多。在這裏可以提一下培正搬到澳門的其中一個原因。培正初小的主任劉耀真，《抗戰時期的口述歷史》也有提及他的名字；他的老家在澳門，而盧家花園也是他父親……當時她父親是駐英國的公使，因退休才居於澳門。故才以此地為校舍，是培正搬到澳門的其中原因。

陳：因為澳門有人脈的關係？

鄭：對，該書有更詳盡的描述。

劉：最初開校的時候，規模是怎樣？有多少學生或教員？

鄭：這個我記得不太清楚。啊……好像是這本，由鄭教授到廣州搜集過一些材料的……我不清楚。就在《抗戰時期的口述歷史》。

陳：沒錯，就影印訪問校長的部分！另外，校長到過澳門後，是否又回到坪石？

鄭：坪石的培聯中學，主力是培正；桂林的培聯才是培道。當時抗戰，培道是由廣州搬到香港，香港再搬去……我們培正大概是這樣。由是使教職員過剩，因為把中、小及西小的老師都合併了，於是就問他們——誰人願意回內地就回去。當時我還年青，像你們一樣，就覺得回到內地是很苦的，除了後來……這裏也有一段是提及「憶坪石」的，這段我暫不提；就因此，較年青的都跟到內地去，當時也沒音樂科，但憑個人知識來教，故當時我不單教過音樂，還有英文。

劉：在坪石時，籌備的情況怎樣？

鄭：坪石位於廣東、湖南交界，在粵漢鐵路上一個小鎮，稱坪石。但今天的稱呼已不一樣，坪石鎮的意味已擴展為一幅大地，沿越漢鐵路由南到北；又由西到東——桂州、廣西、一條公路至江西，就是由西到東。這就是當時的坪石的地理位置。它的好處是有一座稱南嶺的山脈，故不少學校也據地於此，如嶺南學院、中大工學院、中大師範學院，我們培正中學也搬到這邊。因為在山區較安全，日本飛機很少會轟炸到這裏。

陳：但當時真光、培英等都搬到曲江的地方。

鄭：對，但他們後來也由曲江搬到連縣，幾間學校組合，稱基聯。

陳：為什麼當時不同的學校都選不同的地方？而不是收到教育部的指示，要一起搬到那裏？或由學校自行決定？

鄭：由學校自己選擇的。我要提一提，當時中國的教育……即大、中、小學的管理。所有大學都是由中央的教育部管理，所有文憑都由該處核準。故我們的大學的文憑都不是隨便由某大學批出了，要「驗印」。香港現在也好像是這樣？像會考也一樣要經考試局一樣。大學由中央的教育部，中學就由省的教育廳管核、驗印，而市就是管理小學的。

劉：即是不同學校證書都是一樣的？

鄭：對。但學校可自行發文憑。現時香港學校也一樣，有發自己的文憑，會考有會考的證書，又一樣有政府出的會考的文憑。培正的文憑可算是較外面的好……香港也一樣。就如香港大學的文憑，價值比中文大學的高一樣。

陳：你到坪石時，上課的時間應沒大改變？沿用廣州時候的制度？

鄭：是，當時是根據國家所定，只是培正的一條龍，唯一在坪石沒有連及幼稚園。只由高小起，高小是由坪石一間叫鐵路小學負責，該校的校長是培正的校友。故小一到小四由他負責，小五小六才由培正負責。坪石的學校只有幾年……好像只有四年，後來桂林也是，至後來日軍侵華就解散了。

劉：剛才你提到基聯、基督教聯合中學，你有聽過其中相關的事情嗎？

鄭：當時的訊息流通不太好，坪石淪陷後，我自己走了去連縣，我帶著學生到了連縣，到了以後就不能回頭了。當時才和基聯……這樣的，有些嶺南的同學、就是培英、真光的同學在基聯做事，他們曾舉辦過戲劇比賽，邀請我做評判，這些我都較模糊，我只能知無不言，言無不實。

陳：你提到你帶著學生逃到連縣，情形是怎樣的？由坪石到連縣要多久？

鄭：其中在培正校史也有一句話，「忍將四歲孤兒俱汝離散」，這話是我和林瑞銘主任離開，因為當時面對坪石告急、要放棄學校，準備離開時他所說的。他是我老師也是我的上司，他是校主任，我是小教員。他說「鄭秉、鄭秉，你忍心把自己四歲的兒子放棄不顧嗎？」當時他哭了出來，然後幾位同事，後來四位同時，帶著幾位工友離開。這情境我還歷歷在目，我那篇「坪石培聯憶舊」也有特別提到。我覺得，現時培正的人，未必有這種愛校的精神。離開後，最初搬到樂昌，樂昌後來又淪陷了，日本仔又來了……我又說一個大家可能不願意聽的……當時我們入城，把部分女同學及年青的女教師留下，學校派我，那時我還年輕帶他們男男女女一行十多人……我還記得的是當時走上山去躲避，碰到一個打傷了的人，他叫黃狗仔，我到現在的印象很深，沒有忘記，他受傷，看見我一個老師帶著一群同學，他自行介紹說自己是黃狗仔，說自己是樂昌的大賊，實際是游擊隊，他又問我們，想到哪裏？我說我帶著學生，想到連縣，他說好，如果我有人到連縣，我通知你。當時，白天我們要走上山避，晚上才回來，因為是在山裡。就是這樣。書中好像有提及……

陳：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鄭校長提及這個故事。

鄭：這是我到連縣的原因，由連縣到後來抗戰勝利，至澳門光復，又回到廣州。於是留下了這裏的澳門培正，而當時只有小學。若要提到澳門培正我才再說吧。

劉：你說你帶著十多個學生到連縣，還有其他教員帶著其他學生到其他地方嗎？

鄭：有呀。我在樂昌帶了十多個學生到連縣，其的都到了汝城，即江西和湖南交界，這校史也有提及。抗戰勝利後，他們便由汝城回到廣州。我因為帶著學生，便自己一個留了連縣，當時也需要典當衣服……幸好有一位同學，在連縣做事，我在培正就停薪留職，在那裡就全靠這同學。後來勝利後便回到廣州，便留下了澳門這處，由趙碧蘭當校主任，她就打電報給我，說「澳校停薪留職，即返」，我還記得當時的電報，就這樣我回到了澳門。他們在 1945 年回到廣州，我就 1946 年由連縣回澳門至現在，至後來退休。

劉：到了連縣後，他們還能上課嗎？

鄭：不能了，都散了，都是各顧各，自己找學校。我帶他們到連縣後便交予家長，任務也完成。

劉：如果有些沒有家長的又如何？

鄭：多數是有家長接應才去的。因為當時中國教育落後，若小學畢業便要到祠堂領豬肉；中學畢業又高一級相當於探花或什麼的，若大學畢業又猶如狀元，故我帶學生回去，大家都叫我教授。當地的人，稱呼我鄭教授，對小學才叫老師，中學叫教授。

陳：其實當時的家長也很感激你們，你把他們安全送到家。

鄭：我也不清楚，我只知他們對當地比我更熟悉。那些家長也很好，照顧我的生活，和我家人的生活。

劉：你個人到那邊，學生散去了，你的生活是如何過的？

鄭：其中約一年多的時間，便靠朋友招呼，生活尚可。抗戰時都這樣的，大難不死已很好。

劉： 你的家人如何？

鄭： 一早疏散到連縣，是我跟著學校。

劉： 當時坪石是否有一群的學校解散？另外有些才是疏散到曲江、連縣？

鄭： 有很多也解散了，如農學院。

劉： 即是停辦？

鄭： 對，都消失了。當時在坪石的有中山大學師範學院，馬思聰也在這當教授的。又有嶺南農學院，當時與好像是我嶺南同學的李佩雯……我記不清楚，好像是中大工學院的，我也不清楚他們怎樣，估計都解散了。

劉： 坪石是否浸信會的地方？

鄭： 完全是自己的。

劉： 我們知道曲江是長老會的，而培英、真光都屬長老會的，故可能因為長老會在曲江有基地，才搬到該處。故想了解下培正會否也因相同原因而搬到坪石？

鄭： 這我不清楚。我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當是知道吧。

劉： 澳門的分校是否由抗戰開始？

鄭： 對。由於澳門的情況不好，在《口述歷史》也有提及，如人肉餛飩、人肉叉燒包等，當時澳門一般的情形壞到怎樣呢？若到面包店買面包，剛買完，咬一口便會被人搶去，當時的人很壞。培正很幸運，林子豐……培正的校長趙恩賜到了坪石，因為澳門生活艱難。反過來坪石的生活較好，雖不算豐衣足食，但得溫飽。因為我們的薪水，一半支現金，另一半支米，但澳門的教師不一樣，他們與幾位化學老師組隊，一起造豉油、入樽上街賣，老師的生活也大概是這樣。這也是我後來聽人說的。當時米的情況十分緊張。幸好在趙恩賜離開後，培正沒有校長，由教會推舉了林子豐作代校長，校史也有提及。林子豐他是一個商家，在澳門運煤到安南，即現時的越南，又把米運到澳門，做這樣生意；當時林代校長便把其中一些米帶到學校，他的兩個兒子林思齊、林思顯幫忙把米送到學校接濟老師。因為培正素來

有清貧助學金，當時學生很辛苦，於是培正便籌助學金，當時我在坪石，至後來回來才聽人說。約於 1944，45 時，籌到七萬元。至 1945 年抗戰勝利，培正在澳門便利用這七萬元復元香港、廣州的培正學校，花了去。於是培正行政當局便提出，我們沒理由在這籌了錢便離開，不如將培正分校長留於此，於是設了澳門分校，不過只有小學。

陳： 其實由 38 至 46 年，澳門的培正也是只設小學？

鄭： 不。38 年是由小一到高三也有，林英豪校長是澳門 1939 年第一屆高中畢業的。38 年至 45 年，也是由小一到高三的，當時初小在南環、高小在大廟頂、中學在盧家花園，校史也有提及的。

劉： 當時除了培正搬來澳門，在那個時期有沒有甚其他廣州的學校來澳門嗎？

鄭： 有。嶺南，當時不是大學，是嶺南西關分校的一位何校長也搬來了，現時校址在嶺南上。又有培英就在唐家花園，現時卑利喇街交界。還有協和，就在高羅街；有師範，是廖奉靈校長的。還有很多，如中德、知用等，都是抗戰時搬來的。

劉： 培英是否抗戰後就回來？

鄭： 不。澳門已沒有培英，現時附近的培英已不是原來的，它只是拿「培英」的名號。

劉： 現時也有培英小學？

鄭： 都沒有了，都改建成大廈了，那不是原來的培英，它私自用培英的名號。

劉： 培英是什麼候回到廣州？是 42 年還是抗戰勝利後？

鄭： 我不太清楚，我在坪石。

劉： 最初培英是在澳門的？

鄭： 對，真光沒來，但嶺南有。

馮： 現在澳門的嶺南是否與當時的一樣？

鄭：不是，當時的嶺南是西關分校何平校長搬來澳門，設立嶺南中學，至後來司徒慧校長、副校長李東青，因為李東青是我嶺南的同學，還有歐陽德修主任也是；當時仍然是澳洲嶺南黨的人，過中山大學前，廣州嶺南與它們也有聯繫的，後來他們消失了，變成現時的嶺南中學，與當時的嶺南中學不同。而培正是由廣州到現在，也是一脈相承，我可大膽說句，培正校史的延續，也因澳門培正而得以延續。

何：尊翁是一位牙科醫生，有沒有留意很多的牙科醫生其實很興盛澳門，如何偉夫醫生，我們發現四十年代時盛行的旅遊指南廣告相當多也是和牙醫有關的，想請問當時是否很少牙科醫生在澳門，或牙科醫生是很少見的？

鄭：因為牙科醫生和醫師是不一樣的。牙科醫生是得到M D D (medical doctor Dentist) 的，或得到D S D的，是有牙科學士資格的，稱醫生。其他沒學位，只是徒弟出身，沒學位的；因為牙科又分很多，有些是大學的專科，如整假牙的，如我，我是無齒之徒，都是假牙來的，故專整假牙的只能夠醫師。香港也好像是這樣的。

何：以前不知道，現時香港好像可以稱醫生。

鄭：香港好像是這樣的，在菲律賓拿到M D D的話是不可的，在澳門的則可稱醫生。

何：我剛看到校史，有一張相是你們鶴山時代的，有座建築如雕樓一樣，它原來就這樣的？

鄭：對。我沒是鶴山，但在當山時，是租祠堂和附近的地方，雕樓都是辦公室、行政的地方來的。

何：請問澳門以前是否有間叫培基中學？或叫培基兩等小學堂，都在附近的。因為以前陳子褒就在這裏開辦了一間灌根學塾但民國以後，不知道他們還有沒有繼續發展，或當初的學生在這；或校長有沒有聽過陳子褒學塾？

鄭：陳子褒學塾我聽過。

何：但沒見過他們的畢業生、或讀過這間學塾的？哪培基兩等小學堂或培基中堂也沒聽過？因為它是在下環的。

鄭：我也不太清楚，都是以前的。不過有一點是，當時澳門的教育很落後，最

高的學府就是「利宵」，是葡文的，它相當於中學的初中。你提到的可能是以前的中文學校，但有規模的中文學校，應是抗戰後由內地搬來澳門的；而你提到的中文學校，很可能是早期的。

何： 哦，即未有規範化的。

鄭： 它們完全是私塾式，如培正校址三遷以前一樣。這是我沒根據的猜度。

何： 校長以前的住所是否也是在荷蘭園附近的？你做事的地方應在荷蘭園附近，但住所也一樣？

鄭： 對。我是獨自到澳門的，家人都在香港。當時教員宿舍就在現時的葉留公園旁，是兩間平房，有兩層，當時黃故校長住二樓，兩口子和一個女兒住一間房，另外又有間房是給英文老師的，飯廳都是公用的。下層是小職員住的，我也住過。另外又住過近宣道堂的位置，我又岔開說一些和教育無關的事，當時紅線女同馬師曾也在這裏住過的，它一進去就是一層的平房來的。再走進去，就有一座兩層的建築作教員宿舍，我不記得在哪本書提過了。

何： 當年澳門、葡國人未擴張勢力是，這裏是中葡交界點，即龍田村附近，想知道當時是否很多華人富戶住在此？還是葡國人多或者華人的平民戶多？作為住宅的話，主要是哪一類人住於此多？

鄭： 這區叫龍田村，它一直到荷蘭花園的轉角，都是屬盧家的，但盧九花園與盧九無關，他沒有在這裡住過，是盧廉若，即盧九的大兒子的，這曲尺的位置、特別是荷蘭園那邊，叫龍田舞台，就在現時中學……啊，應該是這個位置的後面，有一個塘，這是盧定花園挖了做蓮塘後來培正買了一半……也不是一半，應是七分三的盧家花園，塘邊還有一個……是培正搬來的時候已有，是土地來的，已埋了，有塊稱「龍田村社稷之神」的石，填塘的時候，因為培正是基督教，在現時浸信會市區的堂，用它掘山時的泥來埋這個塘，就是現在的校園，把石碑也一起埋了，就是龍田村。龍田村再走下一點，即我住的地方，就叫望廈村，觀音堂大家去過吧，中美望廈條約就在望廈村、觀音堂上的石枱、石椅簽的，那就叫望廈村。而盧家花園的蓮塘，就是一些淺塘以前是用來養魚的，由盧九買下這個位置，在我們培正搬來的時候。而你提到的，這主要都是富戶，在這興建郊外別墅；其他望廈村的，都是村民，後面都是慈菇塘、蓮塘等，這與我們培正都無關的。

陳： 校長回到澳門培正後，與香港、內地在 49 年前後的連繫是如何的？交流

怎樣，會不會在校慶時一起慶祝等活動？

鄭： 剛才提到因著七萬元的籌款，在復員學校是用光了，最終我們決定在澳門繼續設立培正小學。我可以說一下，我們培正中學：最初是趙碧蘭當校主任、是黃啓明校長師母，我就剛回來，我曾和校董會主席和校監說，當時好似富戶講老家傭，由老家傭看管少爺出生至長大，肥肥白白至能獨自走路。而這位家奴就是我這老頭子了。因為我 46 年回來時，培正只是小學，趙碧蘭主任對澳門培正功勞很大，她當時定的方針就是「自力更生，勤儉辦學」。因為當時走難，學校只有空殼。當時月租盧定花園要五百元，一直到培正六十週年紀念。2009 年培正有三大慶典，一是培正一百二十週年慶典、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週年、三是澳門回歸十年。培正一百二十週年，經歷兩個花甲子，即十和十二，天干地支的最小公倍數，即六十。外國曆法則是千年才算世紀。而培正的第一個花甲子，在培正校史我敢說，是由 1889 到 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一個階段，培正的校史也有提及，「校址三遷擇地良」六十個年頭，由三十年代起一直發展得很好，但當中有一個抗戰時期，培正幾乎沒命，就靠我們澳門培正維持。另一花甲子，在新中國成立後，在廣州復員，由有至無，再到復名後，現時廣州培正可算是省的一級學校，現更要爭取為國家的重點學校。而香港培正本來也發展得不錯的，可惜又斷龍，香港方面的，我不提了。培正由 1949 年是六十週年，何賢先生捐錢讓我們興建現時的校舍，由那時開始一直發展，至現時的校長高錦輝。這我也十分高興，老工人看著少爺終於長大成人。我也要提一點，澳門培正也實在艱難，由初初小學的爛攤子、一直發展至趙碧蘭主任接手、到李炎玲校長。現時已拆卸的什麼樓……有兩層、又有三層，後來又改成停車場的。李炎玲校長時代，因為何先生而買下校舍，校史也有說到。剛才的提到的平台已沒有了，故當時只是搭棚來上課，一直發展，由小學到初中，到李校長時才由初中到高中。那一間，當時是全校，上至校長，下至工人，捐出一個月薪水來興建的，最初是兩層，後來是三層，現時已拆掉了，幼稚園邵庭建築物。(部分說話內容應受訪者要求刪除) 剛才提到我們是租盧家花園的，趙主任又提出要「自力更生，勤儉辦學」，當時我們有宿舍，收宿生，收宿費是可賺錢的，還有膳食費，儲到一些錢；加上何先生的捐款，是有一筆錢的，於是我便向校董會提出，如馮棠校長，校史提到的，在美國回來，想撥款讓我們買校舍，但校董會說不好。我當時就說，廣州培正有如正室之子，香港培正如寵妾之子，我們澳門培正就如抗戰夫人之子，是未入宮的，校董會不照顧我們，也是正常的。結果受到趙碧蘭主任責罵「秉仁，不要亂說話」，校董會是這樣對我們，我認為是全靠我們「自力更生，勤儉辦學」。當時很辛苦，我記得當時回來當教導主任，不單要兼上課、兼舍監。李炎玲明校長因著廣州解放，廣州很多教員又怕共產黨，如香港一樣，要反共，當時很多廣州教員來到，可以辦高中，

當時就慘了，因為馮棠校長又從美國回來，看著新中國成立，即解放，於是他就來到香港分校、澳門分校，就說「原來現時國旗已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了，是五星旗，但香港當時仍是殖民地，而英國人是反共的，香港培正不敢升五星旗，於是請澳門……澳門當時的洋人也不敢做聲，培正升五星旗，結果一升五星旗，香港方面就說我們是左派學校，連校董會也因此而不滿。我們也很無辜，只是順從馮棠故校長叫我們升的。當時的人對共產也很恐懼，認為澳門培正是左派。於是由李炎玲校長也未辦到高中，學生的人數也是持續下跌的。校董會也派了一位校董來當校長——傅如冰，我點名。他是炮仗堂街精英眼鏡公司的老闆，他是教會的人，後來當上校長，令培正的情況愈來愈壞；幸好後來由林子豐是校董。當時傅如冰要我們停辦高中，其實我們已辦到初中和高中，他希望我們將澳門培英文予西差會。培正人當然反對，不論是同學會、家長學生會也反對，當時幸好有林子豐，他說他也曾當過澳門代校長，於是來了當校監，結果又另請了位林湛校長，校史有說的，他是國民黨軍隊，六十三軍軍長，派來當校長，後成立校務委員會。林湛不是叫校長，是校務委員會主席，就找我這個家傭當副主席，這段是校史沒提到的。由那時開始，培正這才慢慢由嬰兒、慢慢長大至病瀕死、病癒至今天。你也沒聽過吧，高錦輝聽過一點。這可算是澳門培正中學的內幕資料！

劉： 為何現時香港培正及澳門培正的校董都是相同的？

鄭： 這連我也搞不清楚。以我所知，從我記憶中，馮棠校長捐了一筆錢，詳細數目我不清楚，有人說其中是用了在光復廣州培正，剩餘的都在美國，至解放後，美國將它凍結了灰美國，不能匯回廣州。當時校董會主席是葉培初，即葉惠康的父親，那筆錢可是培正的，於是設法經美南差會，就是西差會，將錢匯到香港。因為校董會還是兩廣浸信會聯會，省港澳三間培正把錢匯到香港，但要兩廣浸信會聯會授權，予香港浸信會聯會接收，我聽說約有十多萬美金，由 1949 年至今，當時是筆大數目。匯回來，香港浸信會聯會便保管著這筆錢。後來我又聽說、不算是正史，就是香港培正斷龍的原因，即中學是津貼、小學是私立的原因，是這筆錢是其中之一。因為私立是可自行處理財政，津貼的話便要由政府支配，不能有盈餘，要上繳中央。最近的看到有間學校要結束、殺校，便要將錢交還教育司，大概是這樣，我看電視的。當時也一樣，香港浸聯會，這所謂中等教育部……當中我不清楚的，管很多學校，培正是其中之一。至於澳門培正，我看過黃汝光老大哥的回憶錄提過，新中國成立後，香港應有香港的校董會，澳門應有澳門的校董會，還提過當時幾位的校董，書中有一段提過。但至今澳門培正也沒有自己的校董會，而香港……我老眼昏花，不知道怎樣搞的它又有香港校董會、什麼委員會，我也不太清楚。

劉：你讀書時候，或你的同學、你知道的情況下，培正是否收了很多華僑學生？

鄭：當時是這樣的，嶺南有華僑學校，它是中小學的，培正沒有，但有華僑班。即是那些華僑想回來讀，故培正很多華僑學生。如廣州有已拆卸的古巴華僑紀念堂、美洲華僑紀念堂、澳洲華僑紀念堂，是黃啓明校長在各處籌款後興建的。

劉：為何這麼多華僑選讀培正？其他的教會其實應有類似的安排，如真光也有華僑補習班之類的，規模我不清楚，但為何是培正特別多華僑生，力量又這樣強大？加上培正校史的發展，也提到差會是沒接濟培正，都只是靠華僑的捐款維繫，華僑的力量較其他廣州的教會學校大，這也算是培正的特色。其中的發展又是如何的？

鄭：我想，大概是黃啓明校長到各地籌款時接觸的華僑較多，當時他們愛國思想也較濃厚，而且當時的華僑受當地的壓力也較大，所以愛國思想較重，故十分希望他們的子弟學會中國的文化，恰巧遇上黃校長去籌款而產生，這是我猜想的。不單是培正，嶺南也一樣，他的華僑也很多。故培正的名聲在華僑社會中，因為黃啓明校長接觸那些家長。一傳十、十傳百，如他們也一樣，才傳到你們耳中，來到澳門找我。

劉：你讀書的時候大概是 20 年代，你的同學有沒有是由香港到廣州讀書的？

鄭：有，很多。培正由 20 年代起已很出名，三十週年校慶後，云說「北有南開，南有培正」，在中學來說是十分有名的。故不少香港當時未有培正，很多香港學生也慕名而來，特別是屬專上資產的家長。

劉：是否因此而在香港開分校？

鄭：可能是其中之一。因為當時香港培正只是小學，小學家長很多也不放心讓學生到廣州寄宿。培正由初小到高小也有寄宿的。

陳：黃啓明校長到世界各地籌款而令培正在華僑社會中有很高的名望，但若追溯上一層，為何黃啓明校長會有這樣的遠見？因為其他教會學校也未必會這樣著力去做，在次數、時間以至效果方面上也不及培正。

鄭：對培正來說，真正為培正的人……黃啓明校長是十分突出，也是我十分崇拜的真正培正人。因為他是 **Colombia** 的碩士生，專科是教育。他回來後，

把培正建立得有規模，可以說是典型。當時很多學校，如嶺南也找他來當大學校長，他也只為培正，因為他的父親是培正的創辦人之一。另外，政府也在教育部頒過一個什麼獎給他、想聘用他，因為他回來中國後已很有名，他也不去。培正也由私塾一直籌款建立，成為廣州東山培正至今。我記得，不知道是百週年後，還是什麼的，因為我退休後，已不敢插手校政，立即移民到美國。2001 我才回來。我覺得培正有幾點是很值得我們培正人和一般對培正關心的人，我覺得培正有黃啓明校長的紅藍精神，才有今天的培正，如你們提到的華僑、甚至國內、省港澳也是。這是我心裡的想法，我也是從舊觀點看新事物。

劉：培正和培道的關係又如何？校長又提到新學校是與培道有淵源，除此以外，還有什麼事件？兩者的關係發展又如何？如你讀書時，培道就在隔壁，同學有沒有往還？

鄭：我們又要說一下羅曼史，你們後生的也要說一下。在廣州來說，培正、培道是很接近的。先說我們的浪漫史，我們有所謂的 social party。當時是男女授受不親的，但兩所學校十分親密。我當時是 1934 年級蔭社，而培道 1934 年級便是峰社，我們由初中開始便有 social party，互相邀請大家參加晚會、玩遊戲，但沒有跳舞環節的，只是有遊戲活動、又說說故事的茶會。甚至抗戰時，因為香港有培正，培道沒有，它只是在士打令道的禮拜堂堂設立培道，但培正、培道也屬浸信會，才有坪石、桂林培聯。而澳門最初只有培正，沒有培道，至抗戰前才開始有香港培道，澳門也是沒有的。沒記錯的話，要到新中國成立後，培道才在香港開分校到澳門，借白馬行禮拜堂來上課。培道初搬來是有很多校隊的，當時的校長是李瑞儀，1934 年我在培正畢業，她又在培道畢業，我們在廣州時已認識，但沒羅曼史呀。她來到的，我們培正有幫助它，校具各方面培正也有借給他們，可惜因著解放，培道多少也受此影響，都是升五星旗……培正還可回頭，培道到現時也是五星紅旗。於是西差會便將培道在白馬行浸信會，把培道趕出來，校務處的枱椅都掉了出來，弄得很大件事，幸好有何賢先生，把現時南環成為它的校舍，因此培道不是教會學校的原因。但我認為現時培正有很多錯，如培正的創立是為了不用跪拜孔子，因為十誡第一條便是不能拜偶像。但現時有人說，培正創立是為了傳揚基督教教義、真理，這是錯的，培正的創立，只是反對封建思想，配合我們的宗教思想。「把真理永為真理之光」的「真理」是把宗教思想容入教育來教導學生，而非借培正來傳揚宗教。所以培道不屬於香港浸信會。

劉：你了解兩者最初，除了差會的關係。在廣州創校、即民國初年時的關係建立嗎？

鄭： 應該沒什麼關係。

劉： 是同一差會？

鄭： 在廣州來說，差會也把培道管理權交由兩廣浸信會的，故兩廣浸信會聯會也屬培正、培道的校董會。

劉： 同一校董會？

鄭： 對。香港培道的校董會也屬香港浸信會聯會的，可能現在仍是。

劉： 培正是無接受差會捐錢幫助的，純由華人捐款、自力更生，請問其中差會的角色又是怎樣？

鄭： 對培正來說，差會只是幫助香港浸信會聯會。他們的關係我不清楚，因為差會又有神學院，而浸會大學、浸會醫院都和差會無關。當然，亦可能有少部分的捐助，在培正是沒靠他們的，特別是澳門培正。

劉： 一直也是獨自發展？

鄭： 對！

陳： 多謝鄭校長。